



聞我秋風 蔡遠柔攝

寧波甬劇團演出

馮進

在中國江陰出生的傳教士之子、從格林奈爾大學戲劇系退休的墨斐特老教授 (Alexander Moffet) 早就和南京大學英文系研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專家劉海平教授商議，邀請寧波甬劇團來校演出。經過多方協作、兩年統籌，今年十月上旬甬劇團終於成行，主打劇目是根據奧尼爾的《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 改編的《安娣》(Andi)，配英文字幕。我教學生則在墨斐特指導下上演英文版，兩相對照，頗有意思。劉教授介紹，奧尼爾對現代中國戲劇影響至大，西方劇作家可與之比肩的只有莎士比亞。二十年代洪深就模仿他的《瓊斯國王》創作過《趙閻王》，曹禺的《原野》(後來拍成劉曉慶主演的電影)也借鑒過同一作品。有趣的是，話劇這樣的「陽春白雪」借鑒奧尼爾，在中國觀眾中反響平平，幾種接地氣的地方戲卻大為成功。十一年前來校演出的河南曲劇團，曾以根據奧劇改編的《榆樹下的戀情》力挽狂瀾，讓瀕臨破產、解散的劇團起死回生。劉教授認為這是因他們深入鄉間演出，既植根傳統民族藝術，又吸收西方元素，新鮮又地道，在農村觀眾中大受歡迎。這次訪問我教的是世界唯一的甬劇團，今年正好成立六十周年。除了每年在國內演出一百五十多場戲，他們曾在法、德、沙特和美國紐約林肯中心表演過。來訪者包括九名演員，十五名樂師和技術人員，及寧波文化局兩位領導。領銜女主演王錦文是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總經理薄孝波告訴我，萬里出行，他們盡量簡便，只帶了少量美國沒有的小道具和民樂樂器，舞美設計都靠我師生的合作。也就是說，中美兩台戲用的是相同背景。此劇可看作是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後續，回答魯迅提出的「娜拉走後怎麼樣」這個問題。女主人公安娣和分離十五年的船老大父親在上海重聚，住到船上。某天救起一位沉船遇難的山東水手，對她一見鍾情，但父親不願女兒嫁一個像他這樣漂泊無着的男人。爭執過程中，她坦白了過往：被父親寄養在江西農村時，她遭人強暴，離家出走，被迫從事皮肉生意，但她表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由兩個男人說了算。最後三人解決了矛盾，但兩個男人還是離她遠航，只剩她在岸上留守。甬劇最稱「寧波灘簧」，用花鼓灘簧聲腔、寧波方言演出。和「高大上」的「國劇」京戲不同，這是個較年輕的地方劇種，唱腔、做功、服裝都沒那麼「格式化」。這次，甬劇團特聘國家話劇院著名導演王小鷹和本團導演合作，自創道白、配樂、唱段。原著發生在一百年前的紐約和波士頓附近，甬劇版則設定成上世紀三十年的上海和寧波。原著在西方被視為「情節劇」(melodrama)。甬劇也保留了故事曲折、感情火爆的特色，但較少渲染父親對大海的恐懼、痛恨情緒，而安娣的刻畫則更富「中國特色」的婉約。聽說當初觀眾批評奧尼爾此劇結局是粉飾太平的蛇足，但這樣不確定的尾聲在中國人眼裡還算不上大團圓吧。這次演出，除了背景燈光由我教提供，還有幾位學生參與配樂，演奏小提琴為劇中抒情唱段增色。英文字幕由劉教授主持編定，我教中國留學生幫助準備。觀看演出的除了我教師生、家屬，也有小鎮居民。在小鎮期間，甬劇團另有專場表演傳統折子戲和民樂，再去巴茲堡為賓州州立大學演出，之後就回國了。甬劇團遠道而來，行色匆匆，甚為辛苦。他們為美國觀眾介紹了中國傳統曲藝，加強了兩國藝術家和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又居功至偉。

大學生錯別字

余仁杰

據九月十五日《重慶晨報》披露：大學畢業的小蔡，怎麼也沒有想到，應聘好不容易進入復試階段，竟因為一份手寫的簡歷，直接被公司刷掉！經詢問後得知，原來，小蔡在四百字的簡歷裡，竟寫了二十四個錯別字，這也成了公司人事主管刷掉小蔡的重要理由。回憶起此事，小蔡懊惱不已。上述信息已被多家媒體轉編。想想也是，一位大學生，一份手寫的四百字簡歷，裡面竟然有二十四個錯別字，錯字率高達百分之六。這樣的大學生在大學裡究竟學到了些什麼？連向外界推介自己都能錯別字連篇，又怎能勝任其他的工作？應聘被淘汰真是一點都不冤屈。然而再進而想到的是：簡歷是最簡單的文字，即使讓小學畢業生寫也不至於如此錯別字連篇。那位大學畢業生，當年他參加高考時的作文如果也是錯別字連篇，怎能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前他得寫畢業論文，如果錯別字也這麼多，他的論文能通過讓其畢業嗎？看來他原先的漢字書寫水平不致於低到半盲程度。但他那親筆書寫的簡歷的錯字率達百分之六又是鐵的事實。何以如此？筆者以為應該是兩大主因：一是從他「懊惱」看是粗心大意，寫好後沒有再細看糾錯；二是更主要的，受漠視漢字書寫傳統的影響。毋庸諱言，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漢字書寫水平每況愈下，提筆忘字、錯別字連篇現象日趨嚴重——本文開頭引用的事例，以及央視「漢語聽寫大會」專題節目中成人漢字書寫正確率極低

報上常有一些訪問收藏家的專稿，特點永遠是以圖片為主，意在讓讀者「看東西」。但見受訪的收藏家一個個高高興興地拿出自己的藏品來讓記者拍照。完全全是一種「獻寶」的心情。而大多數的藏品都是一些古舊的東西。何謂「古舊的東西」？或許就這麼說吧，首先，你得要有古物市場的概念，這也就是說，並不要求得是些什麼稀罕的珍寶。古物市場，就是讓舊東西流通的地方。所以所謂的寶物，可以說是「一種舊情懷」。因此很多時候所謂的收藏品也不過是一些日常用品，比如杯盤碗碟之類的，還不一定就是瓷器呢。甚至有鐵罐、火柴盒、書畫、扇子、刺繡、掛曆、賀年片、紅包封等等。是以，有人就說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好收藏的？值幾個錢啊？話可不能這麼說。除了懷舊情結，這也是一種嗜好，是生活的樂趣。這裡頭蘊含着生活、文化、民風，更是一個過去的舊時代的縮影。也正因為年代久遠，時空賦予了它歷史的意義。是，舊東西是一段過去，最能勾起回憶了。在生活當中，我們丟失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那些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的，我們又記得住多少呢？那早看報，看到好幾張舊報紙，我們又記得住多少呢？忽然想起不久前有個收藏家展出的所謂藏品，竟然是好幾千張的「街招」，其中就有《紫紋記》，全紫的，看上去冷清的，心裡立時有種蕭瑟的感覺。「街招」是什麼？它是電影院的廣告。在我們還是小孩子的年代，幾乎所有的電影院都有「街招」，僱人每天到街上去派發，等於是一種資訊。召告街坊鄰里，今天上映什麼片和放映多少場等等，另外還有劇照和主演者的名字。當然，那一小段介紹劇情的「本事」是必不可缺的。「街招」以單色印刷，紅、黃、藍、青、紫、輪番上陣。也不知是廉價的關係還是那年代的印刷技術不行，總是印得蒙蒙的，很雲水蒼茫的樣子。今時「街招」已成為收藏品，顯示它已被列入「古舊」的行列，是已經走出了我們的生活，離我們很遠了。然而，它曾經是許多人兒時的記憶。在那電影是唯一的聲光色影行業的年代，卻仍然得借助文字「街招」街招，是到街上去招徠為手段的廣告。儘管推銷的是一種摸不到夠不着的商品，卻能一枝獨秀，領導潮流。人唯一永遠都不會改變的就是渴望在感觀世界裡「擁有」。那不是夢，而是慰藉。不論是何時何地，任何年代，永遠沒有時空的隔閡。父親喜歡看電影，常把「街招」帶回來，我每次都靜靜地看，靜靜地試着讀上面的「本事」，但總是分不清誰是誰，因為人物太多，文字相對變得糾纏。不免有點怨恨，是那那寫「本事」的人——怎麼就不能寫得清通一點呢？另一方面卻用個鐵盒子當寶似的珍藏起來。後來盒子是在怎樣的情況下「不見」了呢？已無法記憶。我看過《紫紋記》了嗎？也一樣不復記憶了——任劍輝去世也有二十年以上了吧？而我那愛看電影的父親則去世得更早。還有執筆寫「本事」的無名氏們，想必也作古多時。想及這些以寫電影「街招」營生的人，便彷彿依稀見到潦倒文人的身影，頓覺生活好艱難啊，滿世界都是命運多舛的卑微小人物。

街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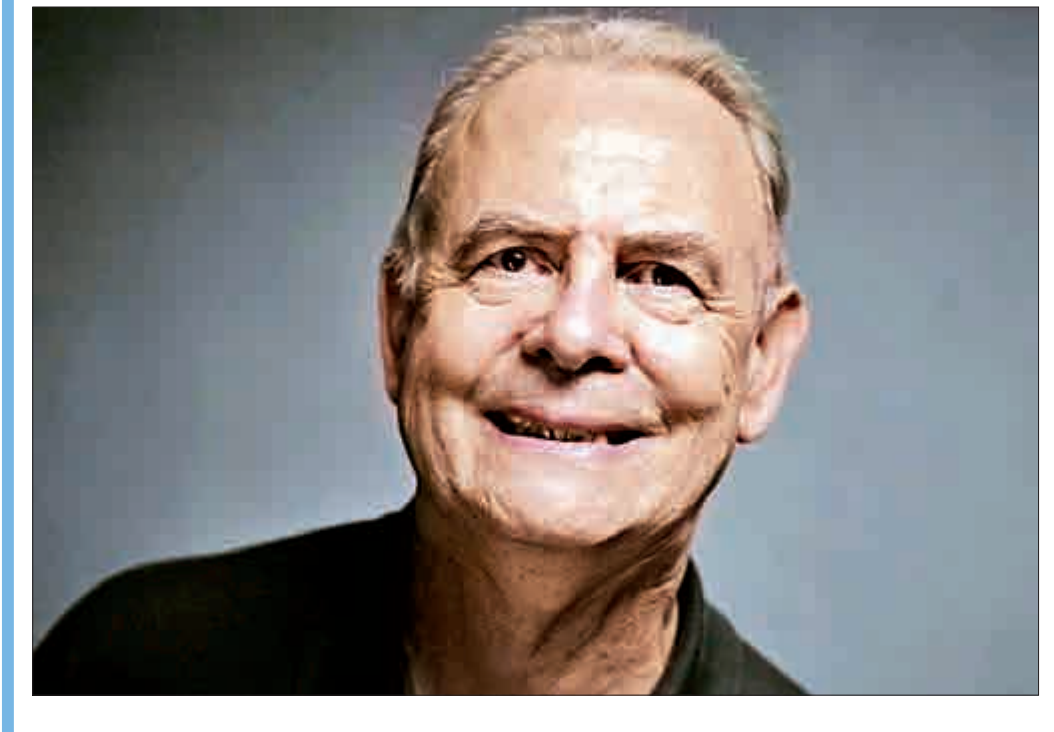
李憶著

「街招」是什麼？它是電影院的廣告。在我們還是小孩子的年代，幾乎所有的電影院都有「街招」，僱人每天到街上去派發，等於是一種資訊。召告街坊鄰里，今天上映什麼片和放映多少場等等，另外還有劇照和主演者的名字。當然，那一小段介紹劇情的「本事」是必不可缺的。「街招」以單色印刷，紅、黃、藍、青、紫、輪番上陣。也不知是廉價的關係還是那年代的印刷技術不行，總是印得蒙蒙的，很雲水蒼茫的樣子。今時「街招」已成為收藏品，顯示它已被列入「古舊」的行列，是已經走出了我們的生活，離我們很遠了。然而，它曾經是許多人兒時的記憶。在那電影是唯一的聲光色影行業的年代，卻仍然得借助文字「街招」街招，是到街上去招徠為手段的廣告。儘管推銷的是一種摸不到夠不着的商品，卻能一枝獨秀，領導潮流。人唯一永遠都不會改變的就是渴望在感觀世界裡「擁有」。那不是夢，而是慰藉。不論是何時何地，任何年代，永遠沒有時空的隔閡。父親喜歡看電影，常把「街招」帶回來，我每次都靜靜地看，靜靜地試着讀上面的「本事」，但總是分不清誰是誰，因為人物太多，文字相對變得糾纏。不免有點怨恨，是那那寫「本事」的人——怎麼就不能寫得清通一點呢？另一方面卻用個鐵盒子當寶似的珍藏起來。後來盒子是在怎樣的情況下「不見」了呢？已無法記憶。我看過《紫紋記》了嗎？也一樣不復記憶了——任劍輝去世也有二十年以上了吧？而我那愛看電影的父親則去世得更早。還有執筆寫「本事」的無名氏們，想必也作古多時。想及這些以寫電影「街招」營生的人，便彷彿依稀見到潦倒文人的身影，頓覺生活好艱難啊，滿世界都是命運多舛的卑微小人物。

特立獨行莫迪亞諾

——二〇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掃描 陳華文

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 (Patrick Modiano) 斬獲二〇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稱，他的作品「喚醒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法國有着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而法語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語種中，英語、法語、德語位居前三甲。翻開世界文學史，不難發現法語作家精彩的表现。從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角度觀察，法國又是一個盛產諾獎的國度。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法國就有十四位作家獲得諾獎。平均每十年之內，必然就有人獲獎。在中國讀者中影響廣泛的法國作家如勒·克萊齊奧 (二〇〇八，代表作《戰爭》)、薩特 (一九六四，《詞語》)、阿爾貝·加繆 (一九五七，《鼠疫》)、安德烈·紀德 (一九四七，《田園交響曲》)、羅曼·羅蘭 (一九一五，《約翰·克利斯朵夫》) 等等，都曾經是諾獎得主。對現代法語文學感興趣的人都清楚，莫迪亞諾其實是中國讀者的熟面孔。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國內曾風過一陣「莫迪亞諾風」，《外國文學動態》、《讀書》等紅極一時的期刊，這段時期內對其人其文多有介紹。可是隨後在以馬爾克斯為代表的拉美文學熱潮中，莫迪亞諾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莫迪亞諾是當前活躍在法語文學圈裡最重要的作家。從一九六八年創作第一部小說《星形廣場》至今，已經有二十部小說集問世。如：《夜巡》(一九六九)、《環城大道》(一九七二)、《淒涼的別墅》(一九七五)、《暗店街》(一九七八、也譯《暗舖街》)、《緩刑》(一九八八)、《夜半撞車》(二〇〇三)、《青春咖啡館》(二〇〇七)、《地平線》(二〇一〇) 等等。對於文學語言，他又是一個精雕細琢的作家，每部小說篇幅都不算長，十萬字以上的篇幅對他而言，算是「大塊頭」了。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莫迪亞諾多次獲得各類文學獎項。其處女作《星形廣場》獲得羅歇·尼米埃獎、《夜巡》獲得費內翁獎、《環城大道》獲得法蘭西學院文學獎、《暗店街》獲得古爾獎、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小說《地平線》則獲得西蒙娜和奇諾·德爾杜卡基金會之世界獎……法國文學評論家認為他是「法語文壇最有特色、最有才華的作家」。任何作家之創作，都和自身的家庭、成長、童年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莫迪亞諾也同樣如此。作為一名在法國出生的作家，他又有着猶太人血統。一九四七年，莫迪亞諾出生在巴黎郊區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他十歲開始寫詩，十五歲開始小說創作。一九六五年在巴黎索邦大學學習一年後輟學，專事文學創作。因為血統和家庭之因，莫迪亞諾對法蘭西、猶太人懷有深厚的感情；莫迪亞諾多數小說中都有着猶太人的縮影：



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 (Patrick Modiano)

他們被自己秘密的過去纏繞着，不得安寧；他們不願受血統的限制和束縛，但又不得不承擔起自己的命運，他們總是處在左右為難的境遇中，徘徊在英雄與懦夫、犧牲品與幫兇、光榮與恥辱兩條道路之間；他們流落異鄉，過着擔驚受怕的生活，時時都在逃避追捕……莫迪亞諾帶着深深的同情心，塑造了這一系列的形象。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成名小說《星形廣場》，其書名就暗含猶太人與納粹的故事：一九四二年六月，一名盛氣凌人的德國軍官問一名猶太青年，星形廣場在哪裡？青年非常鎮靜地用手指着左胸(猶太人佩戴的星形標誌)。隨後出版的第二部小說《夜巡》，同樣反映了猶太人的苦難生活和如同深淵的末來之路。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納粹佔領法國、迫害猶太人的種種悲劇和不幸。這些小說中的主人翁們，在歷經各種貌似荒誕、離奇的故事中，不知不覺在彰顯這樣一個深刻而嚴肅的主題：莫迪亞諾探索那個極端與邪惡佔據統治地位的時代各種思想和價值觀的歸宿，並以此譏諷當代社會的種種流弊。他曾說過：「我力圖寫出一個沒落的世界，而法國被德國佔領時期提供了這種社會氣氛，但是在實際上，我所表現的，確是當今世界中的醜惡和粗鄙。」莫迪亞諾出生時，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兩個月，雖然他並沒有親自經歷過「納粹佔領時期」，可是在他的小說中，卻憑藉豐富的想像力、父輩們的口述、文獻與影像資料，卻能巧妙、真實地還原那個時期人們的生活圖景。他的作品有時很難分辨出哪些是虛構和想像，哪些是真實的生活。想像和真實的藩籬，在他的文學世界被完全拆除。有評論家認為：莫迪亞諾最大能力和魅力，就在於創造一個想像的天地，小說主題有時候儘管曖昧，有時候還會引起人們發笑，然而讀後、笑後，人們會因為人類的醜行而羞愧不已。近五年來，有關莫迪亞諾的作品中文版在國內出版卻是屈指可數。如：《青春咖啡館》(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五月版，金龍格譯)、《地平線》(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六月版，徐和謹譯)、《緩刑》(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七月版，嚴勝男譯)。這和他的創作成就相比，實在是不成比例。莫迪亞諾距離現在最近的一部小說《地平線》，法文版出版於二〇一〇年，該書中文版二〇一二年國內出版，其譯者是復旦大學法語系教授、資深翻譯家徐和謹，他同時還譯過另一位法語文學大師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代表作《追憶似水年華》(三卷本)。《地平線》是莫迪亞諾的第二十部小說，也是六十歲之後創作的一部作品，該小說曾獲得「西蒙娜和奇諾·德爾杜卡基金會之世界獎」，而獲該獎的還有昆德拉、略薩、博爾赫斯等重量級的小說家。莫迪亞諾的作品之文風，繼承了法語文學一直以來的詼諧幽默。而同時作為現代派小說家的他，卻顯得與眾不同，其文字中還承載着哲學的追問、社會的反思和小說形式的創新。因此，他還稱為「新寓言」派代表作家。莫迪亞諾這次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法語文學創作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收穫。

施松卿的「過頭話」

陸琴華

施松卿是西南聯大學生，端莊清秀，嫵媚動人，能歌善舞。西南聯大一舉行跳舞晚會了，人們就禁不舉行交稱讚施松卿是仙女下凡，或黛玉轉世了。所以施松卿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任那些追求者紛紛拜倒在石榴裙下，施松卿依然把裙子裹得緊緊的，如泰山頂上一青松巖巖不動。譬如外文系的趙全章和袁可嘉的狂轟濫炸就沒有贏得施松卿的愛情。也有因施松卿貌美而卻步的，譬如著名科學家楊振寧當年就對施松卿是「有賊心而無賊膽」。這個時候的汪曾祺呢？清清秀秀，斯斯文文，來自蘇北高郵，整個一白臉書生的才子模樣。不用說，汪曾祺也對施松卿情有獨鍾。當時汪曾祺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學生，施松卿對汪曾祺這樣的中文系學生更是不屑一顧。施松卿說：「中文系的人土死了，身着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而施松卿在西南聯大讀的就是外文系。其時，汪曾祺如施松卿說得那樣常常帶着一件藍布長衫，這身藍布長衫給西南聯大黑色的牆壁一映襯，汪曾祺顯得更土，甚至在那些西裝革履的人面前顯得灰頭土臉了。西南聯大時的汪曾祺不僅土得掉渣，上課也是吊兒郎當，心不在焉，不做筆記，以致出現了一些洋相。譬如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寫到了金嶽霖的一段軼事：「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果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實際上金嶽霖認為《紅樓夢》中的人生哲學不是形而上學，所以才說小說和哲學無關，因為形而上學是「不易以文字表達」的。金嶽霖上課的詳細情況，吳宓在他的日記裡有記載，吳宓所記載的金嶽霖上課細節跟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說的大不相同。汪曾祺理解有誤，是他上課不做筆記的緣故。其時朱自清在西南聯大執教，他不但把現代文學講得神乎其神，對古代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有一次，朱自清講《宋詩》，很認真很投入，上課時帶着一摞卡片，要開講了，就要求學生做筆記。朱自清一張一張地講，有不少學生就一筆一筆地記。那次汪曾祺也聽了朱自清的課《宋詩》。可是汪曾祺卻不以為然。原來汪曾祺對朱自清這種要求學生做筆記的做法很不以為然，認為不合他的口味，就常常曠課，高興了就進教室聽一節，不高興了，或回宿舍睡大覺，或白天泡茶館，或坐圖書館。汪曾祺的這一系列行為，令朱自清大為不滿。後來學習期滿了，西南聯大中文系打算讓汪曾祺做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態度很堅決，拒絕了。朱自清的理由是：「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麼能要他當助教呢？」後來，也就是一九五〇年初夏，鬼使神差，汪曾祺跟施松卿結婚了。在西南聯大時，汪曾祺中文好，英文考試卻常常大紅燈籠高高掛。譬如汪曾祺沒到緬甸的遠征軍給美國軍官當翻譯，就是因為他英語實在太差。就是這樣一個吊兒郎當令朱自清生嫌的人竟然得到美女施松卿的愛情，是緣分所致還是命運安排？施松卿「中文系的人土死了，身着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的一番感慨是有備而來的，說的是過頭話，不是隨便說着玩的。「鍋頭飯好吃，過頭話不能說」。說嘴跌嘴，自食其言，也就是好比用自己的手扇自己嘴巴一樣。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汪曾祺和施松卿注定有着一段風緣。

都是明證——這固然有互聯網時代到來的某些因素，即普及用電腦植字的所謂「換筆潮」；但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漠視本國文化，未處理好漢字手寫與電腦植字的關係。有鑒於此，今天必須增強國人對漢字的認識。漢字是中華文化之根，而文化是民族命脈。漢字中蘊藏着豐富的中華文化與藝術。魯迅曾說過漢字有「三美」：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漢字之美在於「三美」的統一與和諧，具有集音、形、義於一體的特性，這一特性是世界文字中獨一無二的。能理解這些，就會愛上漢字；真正愛上漢字，就會減少錯別字。在平時書寫中出現錯別字在所難免。「錯」多在筆畫上，少一點多一橫等，主要出現在手寫中；「別字」是指用錯不同字義的同音或近音字，如把「擅長」寫作「善長」等等，這不僅在手寫中，在電腦植字中也會出現。這些一般來說只要細心一點，特別是在書寫後再認真細閱一遍便可及時發現糾正。如今社會上錯別字現象增多，不獨受網絡詞語用字影響有關，由於網絡用字不規範、較混亂，年輕人切忌出於好奇而盲目仿效。為弘揚漢字傳統文化，確保漢字健康規範使用，力爭最大限度避免出現錯別字，除了加強輿論宣傳教育外，有些措施是否也可予考慮：中小學校教師在批改學生作業(特別是作文)中，對錯別字實行單獨扣分以示警誡；高考作文中的錯別字按數扣分；高校畢業論文、研究生論文發現錯別字多的，應責令其改正重寫；用人單位在錄用文職(包括科技)人員時應進行漢字書寫測試，凡錯別字多的不予錄用；報刊用稿也可如此；國家權威機構應對網絡用字作出指導性規定……不知大家以為然否？

人與事

施松卿是西南聯大學生，端莊清秀，嫵媚動人，能歌善舞。西南聯大一舉行跳舞晚會了，人們就禁不舉行交稱讚施松卿是仙女下凡，或黛玉轉世了。所以施松卿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任那些追求者紛紛拜倒在石榴裙下，施松卿依然把裙子裹得緊緊的，如泰山頂上一青松巖巖不動。譬如外文系的趙全章和袁可嘉的狂轟濫炸就沒有贏得施松卿的愛情。也有因施松卿貌美而卻步的，譬如著名科學家楊振寧當年就對施松卿是「有賊心而無賊膽」。這個時候的汪曾祺呢？清清秀秀，斯斯文文，來自蘇北高郵，整個一白臉書生的才子模樣。不用說，汪曾祺也對施松卿情有獨鍾。當時汪曾祺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學生，施松卿對汪曾祺這樣的中文系學生更是不屑一顧。施松卿說：「中文系的人土死了，身着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而施松卿在西南聯大讀的就是外文系。其時，汪曾祺如施松卿說得那樣常常帶着一件藍布長衫，這身藍布長衫給西南聯大黑色的牆壁一映襯，汪曾祺顯得更土，甚至在那些西裝革履的人面前顯得灰頭土臉了。西南聯大時的汪曾祺不僅土得掉渣，上課也是吊兒郎當，心不在焉，不做筆記，以致出現了一些洋相。譬如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寫到了金嶽霖的一段軼事：「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果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實際上金嶽霖認為《紅樓夢》中的人生哲學不是形而上學，所以才說小說和哲學無關，因為形而上學是「不易以文字表達」的。金嶽霖上課的詳細情況，吳宓在他的日記裡有記載，吳宓所記載的金嶽霖上課細節跟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說的大不相同。汪曾祺理解有誤，是他上課不做筆記的緣故。其時朱自清在西南聯大執教，他不但把現代文學講得神乎其神，對古代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有一次，朱自清講《宋詩》，很認真很投入，上課時帶着一摞卡片，要開講了，就要求學生做筆記。朱自清一張一張地講，有不少學生就一筆一筆地記。那次汪曾祺也聽了朱自清的課《宋詩》。可是汪曾祺卻不以為然。原來汪曾祺對朱自清這種要求學生做筆記的做法很不以為然，認為不合他的口味，就常常曠課，高興了就進教室聽一節，不高興了，或回宿舍睡大覺，或白天泡茶館，或坐圖書館。汪曾祺的這一系列行為，令朱自清大為不滿。後來學習期滿了，西南聯大中文系打算讓汪曾祺做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態度很堅決，拒絕了。朱自清的理由是：「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麼能要他當助教呢？」後來，也就是一九五〇年初夏，鬼使神差，汪曾祺跟施松卿結婚了。在西南聯大時，汪曾祺中文好，英文考試卻常常大紅燈籠高高掛。譬如汪曾祺沒到緬甸的遠征軍給美國軍官當翻譯，就是因為他英語實在太差。就是這樣一個吊兒郎當令朱自清生嫌的人竟然得到美女施松卿的愛情，是緣分所致還是命運安排？施松卿「中文系的人土死了，身着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的一番感慨是有備而來的，說的是過頭話，不是隨便說着玩的。「鍋頭飯好吃，過頭話不能說」。說嘴跌嘴，自食其言，也就是好比用自己的手扇自己嘴巴一樣。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汪曾祺和施松卿注定有着一段風緣。